

資質通鑑

貴賓通鑑

馬劊上聞之以右衛將軍崔慧景爲豫州刺史以備之魏遣
負外散騎侍郎邢巒等來聘巒穎之孫也丙子文惠太子長
懋卒太子風韻甚和上晚年好遊宴尚書曹事分送太子省之
由是威加內外太子性奢靡治堂殿園囿過於上宮費以千萬
計恐上望見之乃傍門列脩竹凡諸服玩率多僭侈啓於東田
起小苑使東宮將吏更番築役營城包巷彌亘華遠上性雖嚴
多布耳目太子所爲人莫敢以聞上嘗過太子東田見其壯麗
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皆藏之由是大被誚責又使嬖人徐文
景造輦及乘輿御物上嘗幸東宮忽忽不暇藏輦文景乃以佛
像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謂文景曰我正當掃墓待喪
耳仍移家避之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及太子卒上履行
東宮見其服玩大怒敕有司隨事毀除以竟陵王子良與太子

善而不啓聞并責之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謂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子良爲之救解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 二月魏主始耕藉田於平城南 雍州刺史王奐惡寧蠻長史劉興祖收繫獄誣其構扇山蠻欲爲亂敕送興祖下建康奐於獄中殺之詐云自經上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問將軍曹道剛將齊仗五百人收奐敕鎮西司馬曹虎從江陵步道會襄陽奐子彪素凶險奐不能制長史殷叡奐之壻也謂奐曰曹呂來旣不見眞敕恐爲姦變正宜錄取馳啓聞耳奐納之彪輒發州兵千餘人開庫配甲仗出南堂陳兵閉門拒守奐門生鄭羽叩頭啓奐乞出城迎臺使奐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正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與虎軍戰兵敗走歸三月乙亥司馬黃瑤起寧蠻長

史河東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奐斬之執彪及弟爽弼殷叡皆
伏誅彪兄融琛死於建康琛弟祕書丞肅獨得脫奔魏 夏四

月甲午立南郡王昭業爲皇太孫東宮文武悉改爲太孫官屬
以太子妃琅邪王氏爲皇太孫太妃南郡王妃何氏爲皇太孫
妃妃戢之女也 魏太尉丕等請建中宮戊戌立皇后馮氏后

熙之女也魏主以白虎通云王者不臣妻之父母下詔令太師
上書不稱臣入朝不拜熙固辭 光城蠻帥征虜將軍田益宗

帥部落四千餘戶叛降于魏 五月壬戌魏主宴四廟子孫於

宣文堂親與之齒用家人禮 甲子魏主臨朝堂引公卿以下

決疑政錄囚徒帝謂司空穆亮曰自今朝廷政事日中以前卿
等先自論議日中以後朕與卿等共決之 丙子以宜都王鏗

爲南豫州刺史先是廬陵王子卿爲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

部伍爲水軍上聞之大怒殺其典籤以鏗代之子卿還第上終身不與相見襄陽蠻首雷婆思等帥戶千餘求內徙於魏魏人處之河北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齋於明堂左个使太常卿王謏筮之遇革帝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羣臣莫敢言尚書任城王澄曰陛下弃葉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師以征未服而得湯武革命之象未爲全吉也帝厲聲曰繇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澄曰陛下龍興已久何得今乃虎變帝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爲陛下之有臣爲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夫亦何傷旣還宮召澄入見逆謂之曰嚮者革卦今當更與卿論之明堂之忿恐人人競言沮我大計故以聲色怖文武耳

想識朕意因屏人謂澄曰今日之舉誠爲不易但國家興自朔
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其道誠
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爲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
經略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帝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
擾柰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
何所能爲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六月丙戌命作河橋欲以濟
師祕書監盧淵上表以爲前世承平之主未嘗親御六軍決勝
行陳之間豈非勝之不足爲武不勝有虧威望乎昔魏武以弊
卒一萬破袁紹謝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勝負之變決於須臾
不在衆寡也詔報曰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戎事者或以同軌無
敵或以懦劣偷安今謂之同軌則未然比之懦劣則可恥必若
王者不當親戎則先王制革輅何所施也魏武之勝蓋由仗順

苻氏之敗亦由失政豈寡必能勝衆弱必能制彊邪丁未魏主
講武命尚書李冲典武選建康僧法智與徐州民周盤龍等
作亂夜攻徐州城入之刺史王玄邈討誅之秋七月癸丑魏
立皇子恂爲太子戊午魏中外戒嚴發露布及移書稱當南
伐詔發揚徐州民丁廣設召募以備之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
三十內望爲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
行逢朱雀折開喧湫不得進搥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
丈夫竟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融見上有北伐之志數
上書獎勸因大習騎射及魏將入寇子良於東府募兵板融寧
朔將軍使典其事融傾意招納得江西儋楚數百人並有幹用
會上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以蕭衍范雲等
皆爲帳內軍主戊辰遣江州刺史陳顯達鎮樊城上慮朝野憂

遑力疾召樂府奏正聲伎子良日夜在內太孫間日參承戊寅
上疾亟蹙絕太孫未入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王融欲矯詔
立子良詔草已立蕭衍謂范雲曰道路籍籍皆云將有非常之
舉王元長非濟世才視其敗也雲曰憂國家者唯有王中書耳
衍曰憂國欲爲周召欲爲瞽矇邪雲不敢荅及太孫來王融戎
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頃之上復蘇問太孫
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以朝事委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俄
而上殂融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之急馳至雲龍門不得
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
麾部署音響如鍾殿中無不從命融知不遂釋服還省歎曰公
誤我由是鬱林王深怨之遺詔曰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
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內外衆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共下意

尚書中事職務根本悉委右僕射王晏吏部尚書徐孝嗣軍旅之略委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王玄邈沈文季張瓌薛淵等世相留心政事務摠大體嚴明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盜屏息然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鬱林王之未立也衆皆疑立子良口語喧騰武陵王暉於衆中大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在太孫由是帝深憑賴之直閤周奉叔曹道剛素爲帝心膂並使監殿中直衛少日復以道剛爲黃門郎初西昌侯鸞爲太祖所愛鸞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名爲嚴能故世祖亦重之世祖遺詔使竟陵王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更推鸞故遺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之志也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遂深忌子

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以防之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壬午稱遺詔以武陵王暉爲衛將軍與征南大將軍陳顯達並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爲尚書令太孫詹事沈文季爲護軍癸未以竟陵王子良爲太傅蠲除三調及衆逋省御府及無用池田邸治減關市征稅先是蠲原之詔多無事實督責如故是時西昌侯鸞知政恩信兩行衆皆悅之魏山陽景柏公尉元卒魏主使錄尚書事廣陵王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丁亥魏主辭永固陵己丑發平城南伐步騎三十餘萬使太尉丕與廣陵王羽留守平城並加使持節羽曰太尉宜專節度臣正可爲副魏主曰老者之智少者之決汝無辭也以河南王幹爲車騎大將軍都督關右諸軍事又以司空

穆亮安南將軍盧淵平南將軍薛胤皆爲幹副衆合七萬出子
午谷胤辯之曾孫也 鬱林王性辯慧美容止善應對哀樂過

人卅祖由是愛之而矯情節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羣小共衣食
同卧起始爲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其
起居節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作鑰鉤夜開西
州後閤與左右至諸營署中淫宴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
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於營署爲異人所毆及犬物所
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寧足吝邪數
日間二人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於黃
紙使囊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及居喪憂容
號毀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常令女巫楊氏禱祀速
求天位及太子卒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旣爲太孫卅祖有

疾又令楊氏禱祀時何妃猶在西州卅祖疾稍危太孫與何妃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卅祖疾言發淚下卅祖以爲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斂始畢悉呼卅祖諸伎備奏衆樂卽位十餘日卽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初融欲與東海徐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勉謂人曰王君名高望促難可輕褻衣裾俄而融及禍勉由是知名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爲融所賞融欲立子良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羲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惶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

以爲膽破 壬寅魏主至肆州見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駕慰勞
給衣食終身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爲盜者三人以徇於軍
將斬之魏主行軍遇之命赦之休不可曰陛下親御六師將遠
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爲攘盜不斬之何以禁姦帝曰
誠如卿言然王者之體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
遇朕雖違軍法可特赦之旣而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執法嚴
諸君不可不慎於是軍中肅然 臣光曰人主之於其國譬
猶一身視遠如視邇在境如在庭舉賢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
利百姓則封域之內無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黜纘塞耳前旒
蔽明欲其廢耳目之近用推聰明於四遠也彼廢疾者宜養當
命有司均之於境內今獨施於道路之所遇則所遺者多矣其
爲仁也不亦微乎況赦罪人以撓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體也

惜也孝文魏之賢君而猶有是乎

戊申魏主至并州并州

刺史王襲治有聲跡境內安靜帝嘉之襲教民多立銘置道側

虛稱其美帝聞而問之襲對不以實帝怒降襲號二等九月

壬子魏遣兼貲外散騎常侍勃海高聰等來聘丁巳魏主詔

車駕所經傷民秋稼者畝給穀五斛辛酉追尊文惠太子爲

文皇帝廟號世宗世祖梓宮下渚帝於端門內奉辭輶輶車

未出端門亟稱疾還內裁入閣即於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響震

內外丙寅葬武皇帝於景安陵廟號世祖戊辰魏主濟河庚

午至洛陽壬申詣故太學觀石經乙亥鄧至王像舒彭遣其

子舊朝于魏且請傳位於舊魏主許之魏主自發平城至洛

陽霖雨不止丙子詔諸軍前發丁丑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

臣稽顙於馬前帝曰廟筭已定大軍將進諸公更欲何云尚書

李冲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音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壹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安定王休等並慫泣諫帝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爲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右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冲言於上曰陛下將定鼎洛邑宗廟宮室非可馬上行遊以待之願陛下暫還代都俟羣臣經營畢功然後備文物鳴和鸞而臨之帝曰朕將巡省州郡至鄴小停春首即還未宜歸北